

汉语二语习得中时间向度概念迁移研究

李锡江,王海滢

(吉林大学 公共外语教育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 本文以概念迁移假说为理论框架,通过语料库的方法考察了英汉语时间向度认知差异对英语母语者学习汉语方位名词的影响。研究发现,英语母语者对汉语方位名词“前”和“后”的时间意义习得情况较好,支持了本研究的假设;而对“上”和“下”的时间意义习得情况也接近汉语母语者,这与本研究的假设相反。我们认为目标语的输入形式和输入频率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抑制了母语概念迁移的发生。上述发现表明目标语与母语之间的认知差异只是导致概念迁移或者二语习得困难的充分条件,母语迁移是否发生还要受到其它因素的制约。这一结论对解决二语习得中的母语迁移问题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 时间向度;认知差异;二语习得

[中图分类号] H1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7602(2017)01-0093-04

时间是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人类对时间的认知包含了从对时间的概念化到语言表征的过程,而语言表征一方面反映了客观的时间运动,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人们对时间的主观认识。从宏观上说,人类处于相同时空之中,而且生理结构一致,因此时间认知具有共性的一面;从微观上说,不同民族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有所不同,因此时间认知也会表现出差异的一面。对于英、汉两种语言而言,时间认知也不尽相同,共性与差异并存。

英语和汉语在时间认知上的共性在于都采用“时间是空间(time is space)”的概念隐喻。在这一隐喻中,时间是目标域,空间是始源域,人们把空间范畴和关系投射到时间范畴和关系上,借以完成对时间这一更加抽象概念的理解。英语和汉语在时间认知上的差异在于对时间向度的识解不同:前者通常采用水平方向思考时间,后者则采用水平和垂直两种方向思考时间^[1-5]。体现在语言编码上,英语主要使用水平方向的空间隐喻(即“前/后”)来表达时间的先后顺序,如 before lunch(午饭前)、after school(放学后)。汉语除了这样的水平表述外,还使用垂直方向的空间隐喻(即“上/下”),如“上周五”“下半年”。这反映出英语母语者习惯采用自己在动的隐喻,意即时间静止不动,观察者(即认知主体)面向时间移动,而汉语者正相反。那么,英、汉语在时间向度上的认知差异对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会产生什么影响?对于这一问题,国内目前尚不见专门的探讨,因此本文拟在概念迁移理论框架下,通过语料库的方法进行研究。

一、理论框架

新近的语言迁移理论——概念迁移假说(Conceptual Transfer Hypothesis)提出:语言迁移不仅发生在语言结构层面,还会受心理认知因素影响发生在思维层面。个体在习得母语过程中会形成一套与之相应的概念结

[收稿日期] 2016-09-13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基于语料库英汉二语习得中时空概念迁移研究”(14YJC740042);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元认知策略与非英语专业学生语音习得相关性研究”(2014QY040)。

[作者简介] 李锡江(1974-),男,副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二语习得研究;王海滢(1985-),女,讲师,从事二语习得研究。

构和概念化模式,而操不同语言的人类群体之间在概念结构和概念化模式上存在差异,这些差异会影响个体对第二语言的学习和使用^[6-7]。就概念结构而言,两种语言之间可能存在三种情形:概念对等(conceptual equivalence)、概念部分对等(partial equivalence)、概念不对等(conceptual non-equivalence)^[8]。这三种情形是指两种语言在某一概念域从完全共享核心和边缘概念到具有部分相同的概念结构再到彼此概念完全不同,出现概念空缺(conceptual gap)。如前所述,英、汉语在时间向度的认知上既有相似又有差异:两种语言都借用水平空间隐喻思考时间,这是二者的概念对等之处;但是汉语还使用垂直空间隐喻思考时间,这就出现了二者之间的概念不对等或概念空缺。根据概念迁移假说,概念差异会影响二语习得。那么就汉语二语习得而言,英、汉语在时间向度上的概念差异是否会导致概念迁移?

当前,语言迁移研究的发展趋势一方面是把对语言结构层面的关注引向对深层心理认知层面的探索,另一方面是从对迁移现象本身的关注转向对迁移可能性(transferability)的考察^[6],即探究促使或抑制迁移发生的各种因素及其权重关系。因为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语言迁移(包括概念迁移)是影响二语习得的主要因素,但并非唯一因素,迁移的发生与否以及作用强度还要受到其它因素的制约。Jarvis & Pavlenko 将这些因素归纳为语言、心理、认知、环境、使用等五大类^[6]。

本研究的假设是:英汉两种语言在时间向度认知上表现出的概念不完全对等,那么以英语为母语的学习者在习得汉语时可能会出现以下两种情况:(1)学习者对使用水平方向的空间隐喻(即“前/后”)的时间表达习得情况会较好。(2)学习者对使用垂直方向的空间隐喻(即“上/下”)的时间表达习得情况会较差。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汉语语料采自北京语言大学的“HSK 动态作文资料库”(HSK),该库收录了 1992-2005 年母语为非汉语的学习者参加高等汉语水平考试的作文考试答卷。本研究选择了以英语为母语的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学生作文语料,共计 429 篇作文,62137 个字。调查的目标设定为方位名词“前”“后”“上”“下”四个词。具体调查步骤为:首先,利用 AntConc 软件在语料库中分别以上述四个词为节点词提取索引行。其次,利用 PowerGREP 软件对索引行进行人工标注,剔除上述节点词标示时间意义以外的索引行。最后,统计所标注语料的相关频率数据并进行卡方检验。

三、结果

依据调查统计结果,本文把英语母语者习得汉语方位名词“前”“后”“上”“下”的情况列入表 1,同时把肖燕基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汉语语料库(CCL)所统计的汉语母语者使用这四个词的情况列入表 2,以作对比^[4]。

表 1 英语母语者使用“前”“后”“上”“下”的时间意义频率统计

	前	后	上	下
总频率	189	386	860	361
时间意义频率	141	275	95	29
百分比(%)	74.60	71.24	11.04	8.03

表 2 汉语母语者使用“前”“后”“上”“下”的时间意义频率统计

	前	后	上	下
总频率	544433	628636	1122034	637247
时间意义频率	388783	422734	138926	59525
百分比(%)	71.41	67.24	12.38	9.34

统计显示,英语母语者使用“前”和“后”的时间意义频率比分别为 74.60% 和 71.24%,汉语母语者为 71.41% 和 67.24%,前者的两个值比后者都略高;卡方检验表明英语母语者和汉语母语者对这两个方位名词的时间意义使用都没有差异显著(“前”: $\chi^2 = 0.94$, $df = 1$, $p = 0.331$;“后”: $\chi^2 = 2.80$, $df = 1$, $p = 0.094$)。上述

结果一方面说明对于方位名词“前”和“后”而言,标示时间是它们的主要意义,标示空间则是次要意义,在这一点上二语学习者与汉语母语者的使用趋势是一致的;另一方面说明二语学习者对“前”和“后”的时间标示意义掌握较好,这符合本研究的预期,因为英语主要使用水平方向的空间隐喻“前”和“后”来表达时间的先后顺序。

英语母语者使用“上”和“下”的时间意义频率比分别为 11.04% 和 8.03%,汉语母语者为 12.38% 和 9.34%,前者的两个值与后者接近;卡方检验表明英语母语者和汉语母语者对这两个方位名词的时间意义使用也都没有差异显著(“上”: $\chi^2 = 1.41$, $df = 1$, $p = 0.235$;“下”: $\chi^2 = 0.73$, $df = 1$, $p = 0.393$)。这一结果首先表明方位名词“上”和“下”的主要语义功能是标示空间,标示时间是它们的次要意义,这与“前”和“后”的语义功能恰好相反;其次,二语学习者使用“上”和“下”的时间意义频率接近汉语母语者,这与本研究的假设相反,说明英汉语时间认知差异对英语母语者习得“上”和“下”的时间意义可能并没有构成障碍。

四、讨论

下面,本文将结合对语料的深入分析对上述调查结果加以讨论。

首先,就水平方向的时间思维而言,英语母语者和汉语母语者存在概念对等,二者分别使用 before 和 after、“前”和“后”来表述时间。因此,本文预测英语母语者习得“前”和“后”应该没有认知困难或者难度不大,上述调查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但是英语母语者使用“前”和“后”的时间用法频率略高于汉语母语者,这是否说明英语母语者由于母语概念迁移对“前”和“后”出现了过度使用(overuse)呢?是否在不必要的地方使用了“前”和“后”呢?经过对所标注语料的逐一勘察,我们并未发现“前”和“后”的严重误用问题,检索到的例证基本都符合汉语表达习惯(虽然存在个别词汇的误用现象,但并不妨碍时间的表达。例如,“在我学的汉语[F 語]自后(应该是‘之后’),我才能亲[F 親]身体验[F 驗]到怎样[F 樣]才算是一个完整的中国人。”因此,不能把调查结果解释为母语概念迁移造成了过度使用。此外,从语料体量来看,中介语语料中的出现频率与汉语语料频率相差三个数量级,这很可能是导致比例差异的原因。因此,调查结果一方面能够说明英语母语者对“前”和“后”的习得没有认知困难;另一方面,要确定是否存在过度使用还要基于更多语料调查的验证。

其次,就垂直方向的时间思维而言,英语母语者和汉语母语者存在概念空缺,汉语使用“上”和“下”既表述空间也表述时间,英语中的 up 和 down 或 above 和 below 基本上只表述空间而不表述时间。因此,本文预测英语母语者习得“上”和“下”具有认知障碍,因而习得会有困难。上述调查结果却与此预测相悖:英语母语者使用“上”和“下”的时间意义频率接近于汉语母语者,二者之间并没有显著差异。这是否说明英语母语者习得“上”和“下”时没有遭遇认知困难?经过对本研究所标注语料的深入勘察和分析,我们认为促使英语母语者能够较好地习得“上”和“下”可能的因素是目标语的输入形式和输入频率。对学习语料的进一步统计表明,与“上”和“下”搭配频率较高的词汇分别为:上课、上学、上班、早上、上午、以上、上一辈等;下课、下班、下午、下(一)次、下一代、下一辈等,这些搭配的使用频率占到“上”和“下”出现频率的一半以上。肖燕基于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国汉语语料库的统计显示,上述词汇在汉语母语者的语料中都位于高频搭配行列^[4]。尽管这些词汇的搭配关系紧密程度有所不同(有些形成固定词组,有些不是),但是在频率的作用下它们都已成为具有共现关系的预制语块(prefabricated chunks)^[9]。心理语言学认为,预制语块是语言使用中形成的习惯性语言构块,一般是作为整体记忆和提取的,这对于语言识别、学习和认知过程至关重要。“语块的存储和提取能使学习者在一种反复提取、高频使用和互相影响中加深对已有语言规则的理解,从而带动学习者认知模式对词汇和语法学习的互动引发和整合”^[10]。预制语块大都是按照一定的语法规则生成的语言单位,使用者无需知道其内部结构就可以流利地表达、正确性地使用,从而避免语言错误^[11]。因此,在目标语以预制语块为单位的整体输入和高频率输入的共同作用下,英汉语时间认知差异的阻碍作用被抑制。那么这是否说明英语母语者已经习得了汉语的时间思维模式?我们认为得出如此结论还为时过早,因为研究表明二语学习者概念系统的改变是一个长期、渐变、缓慢的过程^[12]。

五、结语

本文在概念迁移理论框架下基于“HSK 动态作文资料库”考察了英汉语在时间向度上的认知差异对英语母语者习得汉语方位名词“前”“后”“上”“下”的影响。研究发现,英语母语者对“前”和“后”的时间意义习得较好,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英语母语者对“上”和“下”的时间意义的使用情况也接近汉语母语者,与本文的假设相反,我们认为目标语的输入形式和输入频率起到了关键作用,抑制了母语概念迁移的发生。

母语迁移是影响二语习得的重要因素,而关于母语迁移发生的心理认知机制和影响迁移发生的因素都有待深入探究。本文在检验概念迁移假说的基础上,发现目标语与母语之间的认知差异只是导致概念迁移或者二语习得困难的充分条件,概念迁移是否发生还要受到其它因素的制约。这一研究结论带给二语教学的启示是:成人学习者母语的影响根深蒂固,但是通过强化二语输入频率和优化输入形式可以帮助消除或减轻母语迁移的影响。

[参考文献]

- [1] Boroditsky, L. Does Language Shape Thought? — Mandarin and English Speakers' Conceptions of Time[J]. *Cognitive Psychology*, 2001(43):1-22.
- [2] Boroditsky, L. Do English and Mandarin Speakers Think About Time Differently[J]. *Cognition*, 2011(1):123-129.
- [3] 刘丽虹,张积家. 时间的空间隐喻对汉语母语者时间认知的影响[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9(4):266-271, 320.
- [4] 肖燕. 时间的概念化及其语言表征[D]. 重庆:西南大学, 2012.
- [5] 杨文星,文秋芳. 汉语本族语者与英语本族语者思考时间的方式——对思维—语言关系的实证研究[J]. *外语教学*, 2014(6):45-49.
- [6] Jarvis, S. & A. Pavlenko. *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Language and Cognition*[M].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 [7] Jarvis, S. Clarifying the Scope of Conceptual Transfer[J]. *Language Learning*, 2016(3).
- [8] Pavlenko, A. Conceptual Representation in the Bilingual Lexicon and Second Language Vocabulary Learning[A]. In A. Pavlenko (eds.). *The Bilingual Mental Lexico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C]. Bristol Buffalo Toronto: Multilingual Matters, 2009:125-160.
- [9] Lewis, M. *Implementing the Lexical Approach: Putting Theory into Practice*[M]. London: Language Teaching Publications, 1997:3.
- [10] 元文香. 语块理论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8(4):54-61.
- [11] 王立非,张大凤. 国外二语预制语块习得研究的方法进展与启示[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6(5):17-21.
- [12] Han, Z. H. & T. Cadierno. *Linguistic Relativity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Thinking for Speaking*[C].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2010.

Conceptual Transfer of Temporal Orientation in the L2 Chinese Acquisition

LI Xi - jiang, WANG Hai - y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12, China)

Abstract: Drawn upon data from the HSK Dynamic Composition Corpu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ffects of the discrepancies in cognition of temporal orient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on the acquisition of L2 Chinese from a conceptual transfer perspective. The study finds that L2 Chinese learners show no difficulty in mastering the temporal meaning of “QIAN” and “HOU”, which confirms the hypothesis of the current study. On the other hand, the acquisition of the temporal meaning of “SHANG” and “XIA” by L2 Chinese learners approximates that of Chinese native speakers, which rejects our hypothesis. These results are interpreted in terms of input frequency and linguistic forms of target language. It is concluded by the authors that the discrepancies in cognition between source language and target language do not necessarily lead to L1 transfer, which in turn is constrained by other factors. The pedagogical implication of the aforementioned findings is that the influence of mother tongue could be offset by enhancing the input of target language.

Key words: temporal orientation; discrepancies in cognitio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